

# 上海学

Journal of Shanghai Studies

---

第三辑



周 武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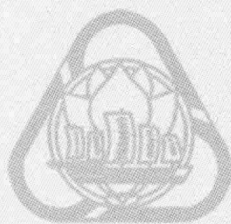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学

Journal of Shanghai Studies

---

第三辑



周 武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学.第3辑/周武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064-6

I. ①上… II. ①周… III. ①城市史-研究-上海市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3911 号

责任编辑 曹怡波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上 海 学

第三辑

周 武 主 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75 插页 4 字数 563,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64-6/K · 2547

定价 78.00 元

## 《上海学》集刊编委会

### 顾问

马长林 王家范 冯绍霆 叶文心(美)

刘石吉(中国台湾) 安克强(法) 汤志钧 张忠民

张济顺 杨国强 沈祖炜 沈渭滨 苏基朗(中国香港)

周振鹤 罗苏文 胡志德(美) 高纲博文(日)

裴宜理(美)

### 编委

马 军 王 健 冯志阳 叶 斌 江文君

张 剑 李志茗 沈 洁 邵 建 陈 同

周 武 罗 婧 施扣柱 段 炼 戴海斌

### 特邀编委

小浜正子(日) 王 多 王大学 包亚明 史通文(丹)

叶祝弟 刘士林 刘世军 孙安石(日) 毕克思(英)

邢建榕 张 宁(中国台湾) 张仲民 张利民 李长莉

杜 英 陈细晶(韩) 范 兵 段 钢 唐小兵

徐建刚 徐清泉 郭奇正(中国台湾) 高哲一(美)

屠启宇 曹胜梅 萧小红(法) 萧 凌(美) 董建波

蒋 杰 黎志刚(澳) 戴鞍钢 魏定熙(美) 瞿 骏

### 主 编

周 武

### 主 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 目 录

## 特稿

庆典与政治

- 1945 年上海“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史事钩沉 ..... 周 武 1  
定义现代性:《辞源》与现代中国语汇的创制 ..... [美]高哲一 39

## 对话

上海学如何可能

- 《上海学》首发式暨多元视域中的上海研讨会专家发言实录  
..... 陈来虎 李丹丹 余 宸 秦 平 整理 61

## 都市人文

战前上海印刷界的日中交流

- ..... [日]田岛奈都子著 吴咏梅译,李玲校 113

都市“柏林墙”

- 战时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铁门研究 ..... 马 军 150  
养“士大夫的廉耻”: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社编译出版书籍述略  
..... 张 剑 169  
上海所见的日本赔偿物资接收 ..... 蒋欣凯 183

## 当代聚焦

- 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 ..... 沈渭滨 编撰 223  
徘徊于意识形态与市场之间:开放时代上海传媒产业、创意  
产业变迁研究 ..... 冯志阳 268

## 新视界

发现·建设·居留

- 英美侨民与19世纪的上海……………李志茗 295
- 非富家子弟的求学之路:以近代上海为中心……………施扣柱 308
- 言者无疆:近代上海的新闻记者……………江文君 347
- 民国时期媒介对医病形象的建构
- 以《申报》医讼报道为中心的文本分析……………马金生 360

## 新史料

-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三)……………周武 陈来虎 整理 375
- 抗战期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 《密勒氏评论报》选译(1939年9月—1940年10月)
-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译 张宇、段炼 整理 420
- 《张泰荣日记》所见上海史料汇抄(1922—1932)……………成梦溪 整理 434

## 书评

用档案说话

- 评《日本侵略上海史料汇编》……………周武 495
- 越剧:大众娱乐文化、女性、都市与中国近现代史
- 读《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
- ……………刘喆 503
- 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 评《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
- (1843—1941)》……………徐杨 509
- 征稿启事…………… 517



## 庆典与政治

### ——1945年上海“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史事钩沉

周武

1945年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①在历尽史上最艰难最黑暗的岁月之后终于从日本人控制的“牢城”中解放出来,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顷刻之间变成狂欢之海。

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着队向他们的英雄们致意。港口

- ① 中国许多历史教科书和抗战史著作通常以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各地军民广播《终战诏书》(即所谓“玉音广播”)作为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的标志,这是不准确的。日本天皇裕仁的广播讲话是讲给各地日本军民听的,主旨是向国民解释他接受中美英苏四国宣言的不得已苦衷。他告诉国民:他接受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宣言,是“鉴于世界情势与帝国之现状”,而采取“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因为“战局未必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使用残虐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诚不可测,且若继续交战,不但我民族终告灭亡,且人类文明亦必被毁。”《诏书》美化侵略,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无一字提及“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自己的子民,则以“勇战”赞他的陆海将士,以“精励”誉他的百僚有司,以“奉公”夸他的一亿众庶,赞扬他们“各尽最善”。《诏书》中没有出现“战败”、“投降”等等字眼,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歉意和悔意,只是为了保他的“亿兆赤子”,才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更耐人寻味的是,上海日伪控制的《申报》刊登这封《诏书》时使用的标题不叫“投降诏书”,不叫“停战诏书”,甚至也不叫“终战诏书”,而叫“日皇颁和平诏书”,仿佛日皇成了人类文明的挽救者和世界和平的缔造者。8月16日,仍受日方控制的香港《香岛日报》甚至发表题为“日本与世安宁”的社评,胡说日本宣示接纳美英苏中四国宣言,是为了“与世安宁”。社评称:“为避免无辜的损害,日本秉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决策,乃有今日世界历史以来,全球各地共庆和平的日子。”这种是非颠倒的奇怪逻辑,后来竟成了日本右翼人士拒绝承认侵略、拒绝反省历史、拒绝道歉谢罪的精神源头和主要依据之一。所以,战后几十年间,日本官方认可的史书不提8月14日致盟国的同意投降电,也讳言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降书一事,却竭力突出8月15日天皇裕仁颁布的《终战诏书》及“玉音广播”,就不奇怪了。

复苏了。当飞机在头上盘旋时,汽船拉起了响笛,烟花爆竹与咆哮的引擎共鸣,所有的人都奔来看新到的部队。日本人输了。他们知道这个,也表现得不错。他们的士兵默默地站在岗位上配合维持秩序。

他们的四周是胜利的中国,仅在日本大使馆上面还飘扬着“太阳旗”。渐渐地,日本人和士兵们从街景中消失了。他们的商店关门了。日本人不见了。他们的大使馆关闭了。他们会滚蛋:日本人滚回日本!美国青年、英国青年、上海姑娘们,加油吧!他们在加油。每一家夜总会都客满。生活从天亮开始,永不衰落。谁在乎军队管制?战争已经胜利了。保卫和平!对任何一个世纪来说,两场世界大战已经太多。

美国、英国、中国、俄国这每四种旗帜中都有一面在窗户或房顶上飘扬。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牢房的门打开了。城里到处建了牌楼。<sup>①</sup>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艰难胜利,为了庆祝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胜利,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即9月3日)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并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令全国各地一体遵行。上海随即成立“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筹委会办事处,具体负责上海市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后因盟军、国军及上海市行政负责人于胜利日尚未抵沪,上海的“祝胜”大典遂改到10月10日与“双十节”合并举办。庆典在跑马厅举行,场面与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的。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统一之后首度举办的全市性“祝胜”大典,也是上海市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举办的旷世盛典。本文即以上海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对这一盛典的筹备、举办的具体过程略作钩沉,并藉此讨论庆典与政治之关系。

## 一、民间自发的欢庆狂潮

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用语,“天亮”,指代抗战的最后胜利。但这个代用语的流行反衬的却是上海在那段水剩山残的“惊心”岁月里的严酷现实。傅葆石在他那本出色的著作《灰色上海》中曾对这个现实做过精当的分析:

---

<sup>①</sup> Eskelund, Paula, and Schiff, *Squeezing Through! Shanghai Sketches 1941—1945*, N. p.1945.转引自魏斐德著,梁禾译:《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



由于政治压迫和物资匮乏,上海被拖入了“黑暗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无尽的恐惧、贫穷、不确定和痛苦。在日据的45个月里,上海变成了真正的地狱。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完全失控,囤积和黑市交易繁荣;大规模的失业伴随着饥饿的蔓延,生存的焦虑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幸存者写道,“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1942年夏天是三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高达103华氏度),高温造成了伤寒症和霍乱的流行,从这时开始上海被无法控制的物价上涨所折磨。与此时相比,孤岛时期的经济困难看上去微不足道。以1936年为参照点,日用品价格指数表明了一个反差巨大的跳跃,从1941年12月的1500元到1942年6月的2910元,再到1944年7月的400000元,再到1945年8月上海解放时的660000元。到占领结束前夕,要花10000元洗一个热水澡,花8000元看一场京剧,但这都是“奢侈的事情”,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1944年和1945年,根据统计,粮价分别是战前价格的600和65000倍。<sup>①</sup>

在日军的占领和统制之下,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变成了“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被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所取代。外侨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监狱,“敌国及敌性国”侨民被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被集结到隔离区,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白俄、红俄,还有俄国犹太人),以及一些亚洲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sup>②</sup>所以,当胜利终于来临,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尽情宣泄十多年来饱受屈辱、苦难与冤抑!从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到8月10日日本乞降,从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再到9月9日日军在南京向中国投降,这些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迈向最后胜利的每一个历史性时间节点,都曾激荡出民间自发的如山洪暴发般澎湃的欢庆狂潮。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突入柏林,希特勒自焚身死。8日,德军宣布向

① 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7—158页。

② 参见周武主编:《二战中的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

盟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以德军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消息传来，世界各地人民举行狂热庆祝，人们齐集街头歌唱、跳舞、狂奔，以各种能够想到的形式欢庆胜利，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华盛顿等地的庆胜场面尤为热烈。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盟国军官，庆祝欧战胜利。这一天，沦陷区的上海自然也是一派欢庆气氛。因为德国无条件投降，同时意味着苏联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当天夜晚更成了上海俄侨的“狂欢之夜”。陶菊隐在《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一书中写道：

5月8日这一天，上海人民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南京路上，霞飞路上，人上堆人，灯火一片；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此时上海未圈禁的外侨，只有白俄和无国籍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挽臂游行，有的当街跳舞，人人精神焕发，个个笑逐颜开。什么灯火管制，什么防空演习，都不在上海人的眼下了。日本宪兵也都蜷伏在巢穴里不敢露面了。

当天，霞飞路上发生了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原来，霞飞路金神父路口有一片店面，分设两家小店，一家是俄国人所开的小小咖啡馆，一家是德国人所开的小小照相馆。自从欧战发生以来，这边德国店的老板在墙头上挂起了一幅德国元首希特勒的半身照片，顶门一绺额发，唇边一丛短髭，两眼炯炯有光，面目虽然可憎，倒也威风神气。那边俄国店的老板不甘示弱，也把浓眉大眼的斯大林大元帅的放大照片挂将出来。这对风云人物，共处在一间小小的店堂里，俨然同舟敌国。当德军的闪电战席卷全欧并且侵入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德国店老板的秃顶上熠熠有光，脸上堆着骄傲的笑容，趾高气扬地走进店堂来，大有目无余子之概。俄国店老板气得鼓起红润的腮帮子，耸着阔大的肩膀，只得闷声不响。可是，自从柏林被围困以来，德国店老板泄了气了，走起路来也就无精打采了。这一天，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来，那位俄国店老板突然挺胸凸肚地走进来，一脚踏进对面的柜台门里，不由分说，把希特勒的相片取下来，抛在店门外人行道上，豁朗一声，打得框毁镜碎。马路上大批俄侨一拥而入把德国店也捣毁了。可怜的德国老板不但不敢吭声，人也悄悄地溜走了。其实，这两位老板都不是地地道道的本国公民，德国老板是被纳粹党逐出来的德籍犹太人，俄国老板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白俄。

霞飞路金神父路一带本是白俄集中的小天地，当天晚上，他们从家里走出来，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跳起华尔兹舞来，有的则醉酒高歌，不知唱的是什么怪曲子，而马路对面就是国泰大戏院和驻沪日军的最高司令部。马路上拥挤不堪，连日本侵略者的军用卡车也通不过，而站在路旁的日本哨

兵，却呆若木鸡，对此不敢过问。<sup>①</sup>

虽然欧洲战场结束，“战争只结束一半”，亚洲战场仍激战正酣，但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盟军开始集中力量“与日本作战”，所有关心战局的人都已心知肚明，日本的失败已为时不远。此后，盟军空军不断将炸弹带到日军盘踞的汉口、南京、上海、广州及各交通线，向沦陷区人民宣告：“天快亮了！”对上海而言，美国 B-29 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的频繁出现，黄浦路 2 号的苏联领事馆外沿外滩悬挂的展示欧洲战况的地图，都在强烈预示战局的逆转。随着战事的推进，上海街头各种来路的小道纷传：“美国军队要登陆杭州湾”，“我们的军队已在进攻了”，“日本人准备退出中国”……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却如同“黑暗世界”的一束光芒，点亮了沦陷区人心中的希望。<sup>②</sup>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战局愈不利就愈疯狂。尽管美军已将战线推进到日本本土，但被狂热军头宰制的日本却仍在“从根基开始动员”，实施所谓“一亿玉碎”的自杀式“本土决战”计划。直到美国 8 月 6 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军事形势已四面楚歌，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8 月 10 日，极度惶乱的东京终于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国领袖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的条款”。当天 17 点 35 分重庆盟军总部获悉此讯，随即向中国方面通报。日本乞降，预示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这个消息透过电波和各种“号外”迅速传遍全国，传遍世界。全世界遭受过战争荼毒和洗礼的人民，尤其是经过十多年苦战的中国人民，莫不热血沸腾地欢呼胜利，以连夕的狂欢庆祝这个“庄严而光荣的历史时刻”。舒宗侨在战后不久推出的一本画史中，非常恰当地把这一天世界各地自发的庆祝称作“全世界狂欢”。中国抗战最早，被难最深重，牺牲最惨烈，因此更是举国若狂，欢歌达旦：

日本乞降的消息像电一般传遍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从地面到天空，从后方到前线，从各国自由区到沦陷区，从一国的当局到一般的人民，从老年壮年到年轻的孩子，无不为一这消息震动得欢喜发狂。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在下午 6 时许得到这一消息，立刻全市一百万人发生大骚动，爆竹声、号外声、锣鼓声、广播声和全重庆人的欢呼声响成一片。跳舞厅的音乐队搬到街上演奏，无组织的火炬游行开始在各街头出现，美国兵在各个角落受着

① 陶菊隐：《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56—257 页。

② 参见舒宗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48 页。

热烈的欢呼，一辆吉普车上集着二三十个中国孩子，高叫“顶好，顶好，顶顶好”，商店将商品免费供给市民，都邮街、上清寺、小什子变成人海，人们只有笑、闹、狂呼，不再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十九都是严肃的，但在这一天晚上，他们也应用了从西方学来的礼节“接吻”，男的与女的，老的与少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他们彼此握着一双汗手，抱住在街上与屋里团团转，把孩子举到空中，这种狂热、兴奋、喜乐的情形，是中国立国五千年来所没有的。

胜利的捷报，任何人不能自私，消息很快地传到西安、成都、昆明、贵阳、韶关、铅山、兰州以及各战场所引起的狂热情形，一如战都重庆。尤其是昆明和成都有美国军队的地方，情形更是疯狂，昆明南屏街的热闹情形，造成美国兵到昆明后热闹的最高峰。

在沦陷区中，上海首先得到消息，十月晚间各国人士已在欢喜得发狂，他们不再怕日本人，甚至打起日本人来。其他在全世界各大城市与战场，皆为日本的投降而狂欢，其热烈的程度，实超过重庆。在纽约大广场上数十万人集在一起，会合成一片“人蚁”，一面拿着酒瓶，一面跳着蹦着唱歌，与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拥着跳舞和接吻。军人成为宠儿，被群众举到天空，中国军官在伦敦被抬在肩上游行。在战场上，官与兵，不再分将军与下士，相互抱住跳舞、高歌，庆祝人类已重新由法西斯魔鬼手上获得解放。<sup>①</sup>

陪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在广播这一喜讯时，因感情激越，兴奋逾恒，几于不能吐辞。辞毕，告听众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收音机里顿时传来爆竹声、锣鼓声、盟友的“顶好”声，以及万众齐声欢呼“中华民国万岁”之声。这种震耳欲聋的“欢愉之声”，发抒和宣泄的正是苦战多年的郁结之情。当时《新蜀报》记者任浪萍写的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像爆炸了的陪都》。曹聚仁和舒宗侨在战后不久合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辑录不少当年现场拍摄的各地庆祝抗战胜利盛大场面的照片，作者并为每幅照片写了图片说明，其中为“重庆庆祝胜利大游行”照片写的说明，极为传神地写照了陪都重庆“忽传”日本乞降时的街头情景：“全国对日作战八年，四亿五千万人民心头之积郁，生活所受之压迫，国家与人民之损失，均在此胜利时刻，获得倾泄与安慰。他们和她们欢呼，他们和她们歌唱，他们和她们为中华民族之胜利解放而庆幸。”<sup>②</sup>

那是一个薄海欢腾、普天同庆的夜晚！据中央社报道：“成都、贵阳、西安、

① 舒宗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下），第614—615页。

② 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731页。

沅陵、昆明、恩施等地民众无不欢喜若狂，兴奋情绪达于极点，各报号外市民抢购一空，竞相传阅，鞭炮大作，欢声四起，昆明青年学生更在街头高唱国歌，沅陵市民并自动火炬游行，交织成一片胜利交响曲。”延安也同样如此，新华通讯社收听到日本乞降的电讯后，整个延安顿时一片欢腾。干部、群众、战士、学员们自发地扎起火把，从窑畔、窑院走出来，汇成一条条火龙游进延安城。

而在沦陷区的上海，日本乞降消息首先从苏联侨民中传出，然后迅速传遍整座城市，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街头，“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有些素不相识的人，由于兴奋过度，也情不自禁地打招呼攀谈起来。他们指手画脚地交谈战地消息，谈得津津有味，恍如来自沙场的战斗英雄一样。一直到夜色降临，繁密的星星在穹苍中眨眼，辉煌的灯火吐射着胜利的光芒，街上的人流兀自熙熙攘攘，乐而忘返。这种情况比过大年夜还要热闹得多。”<sup>①</sup>次日，大小商店均停业一天，庆祝这一迟来的历史性时刻。但上海仍在日伪势力的控制之下，狂喜，却无法尽情抒发。《新华日报》曾以“特讯”的形式报道过上海的这种情形：“十一日晨上海全市国旗飘扬，爆竹之声整天不绝。热闹市区曾有几千人的行列游行示威……市民狂喜中看见敌军，拥上去摘掉他的帽子，以泄多年来含辱忍垢的积愤，因而发生小规模冲突，引起群众更大的激怒。几小时后，敌伪连忙赶出布告，要市民‘严守秩序’，并派出岗哨监视。到十二日，敌寇并在交通要道架设机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不许市民悬挂国旗，同时伪上海市长周逆佛海等发表‘告民众书’要市民镇静，并声言敌伪军警将采取武装弹压，以维持治安，更使上海人民愤怒无已！”当天南京日军总部还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最近流言风行，无知之徒随声附和，殊深遗憾。本军不论战局如何转变，决以严明之军纪，向击灭骄敌之途迈进。如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为或冒渎日本军威者，当予以最严厉之处置。”<sup>②</sup>

其实，8月10日日本乞降时，战争并未结束。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苏、英四国正式回复日本，接受日本投降。8月14日，日本天皇召集御前会议，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并致电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电文称：

关于接受波茨坦条款之八月十日发出之日政府通告及八月十一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所发之中关英苏四国政府回答，日政府对四国政府通告如次：

① 陶菊隐：《大上海的孤岛岁月》，第260页。

② 陶菊隐：《大上海的孤岛岁月》，第261页。

(一) 天皇已颁发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之诏书。

(二) 天皇准备对其政府及大本营授予实施波茨坦宣言及各项规定所必需之签署权限。又天皇准备对一切日本国陆海军机构及在此机构指挥下的一切军队为停止战斗行为,移交武器及实施上项各条款,颁发联合国最高指挥官要求之一切命令。<sup>①</sup>

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10时,即在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之前一小时,蒋介石亲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广播演说。蒋介石在广播中说:

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见青天白日了。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须知我们战胜的含义决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胜仗的一点上,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

---

<sup>①</sup> 舒宗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下),第618页。

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

同胞们：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我说这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sup>①</sup>

当天《大公报》以临时制作的五个特大字和一个超大惊叹号向世界报告：“日本投降矣！”次日又发表以“日本投降了”为题的社论，开头即引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来表达八年苦战之后胜利终于到来之际中国人民的欣喜若狂。重庆《扫荡报》

---

①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21—124页。



亦以“伟大日子的降临”为题发表社论激情欢呼：“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千秋史笔将郑重写下这辉煌的史页：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同时宣布：日本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无条件投降，民族自由战争乃告结束。”<sup>①</sup>

这一天，全国各地再掀欢庆的狂潮。傅斯年得悉日本侵略者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曾激动地跑到大街失声痛哭；朱自清欣喜万分，“兴奋地走上大街，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sup>②</sup>。一直困居上海苦持待晓的张元济在终于盼到了“天亮”的时刻，自然也是兴奋异常。他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在此抗战期间，机阻之甚，殆不堪言。天佑我国，幸闻胜利。此非我国之胜利，实世界人类之胜利也。”<sup>③</sup>

抗战胜利，对上海而言，意味着从“真正的地狱”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天真的亮了，所以，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传来，被恐怖和苦难压抑已久的心灵终于爆发，上海顿时变成了欢乐之海。

而对那些被日军关押在上海集中营中的“敌性国”侨民和被赶入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而言，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更让他们喜极而泣，永志难忘！事隔数十年之后，当他们回忆起那个胜利的时刻，依然如数家珍，历历在目。曾被关押在龙华集中营的“上海女孩”白丽诗（Betty）回忆说，她和她的难友是从1944年11月开始看到“胜利的曙光”。他们看到美军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过去轰炸龙华机场。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从头顶擦过，人们甚至看见飞行员向他们挥手，人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真正让他们感到已胜利在望则要到1945年4月。六十年后，白丽诗仍清晰地记得龙华集中营的难友们从盼望胜利到迎来胜利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1945年4月的一天，难友们突然发现，美国飞机在碧空蓝天不时排成V形队列低空掠过。Betty甚至都能以肉眼看到飞机尾部留在蓝天的久久不散的白烟。

“看呀，大家过来看呀。那是什么？”

“那不就像个V字母吗？”

“对，是V。但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Victory，胜利呀。”

① 《扫荡报》1945年8月16日。

② 朱乔森：《我的父亲朱自清》，《百年潮》1999年第1期。

③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14页。

确实,美国飞机在向集中营的同胞们传递联军在欧洲战场获胜的捷报!

难友们兴奋无比。不过,对何时可以重获自由,仍心中无数。不久,又辗转传来联军在菲律宾告捷的消息。但对这些被日本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的西侨,生活,只是更显难熬。不仅如此,各式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会被转移至内地;也有说,在盟军登陆前他们会被全部就地枪毙。

到了8月,和平的讯息已传遍全营。人人欢欣鼓舞,振奋无比。1945年8月15日,在Betty母亲的日记本上这样写着:

中午时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这最终证实战争结束了。天亮了!熬出头了。下午7点,全体难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在我家所在的F楼屋顶上,六面国旗迎风招展:美国、丹麦、英国、中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都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样蓝!月亮是那样明亮——一切是那么好!那么好!

第二天,大家都走出平时戒备森严、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大门。走在窄窄的煤屑路上,感觉真好。为了享受好久未曾享受到的一种心情,Betty全家甚至在一个高高的可以望得到黄浦江的小坡上野餐。

接下来的几天,成百上千的人从上海赶来这里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们,大家相拥而泣。营内处处可见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sup>①</sup>

终于自由了,在集中营度过整整八百个暗无天日的日子后,白丽诗和她的难友终于重获自由,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回忆中,白丽诗还特别提到自己在龙华集中营被关押两年多后第一次踏出集中营大门时的情景:“我跨出去,又跨进来,再跨出去,再跨回来……这样反复了许多次,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进出了。”<sup>②</sup>

集中营里的“敌性国”侨民如此,虹口隔离区里的犹太难民又何尝不是如此!曾参加上海犹太难民左翼人士反纳粹地下小组的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回忆说:

1943年进入虹口隔离区后,我们小组继续进行定期聚会,交流盟军取得胜利的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因此可以凭通行证出入隔

---

① 《上海二战沦陷期间日控集中营史料首次公布》,见 <http://www.enorth.com.cn> 2005-02-02 22:43。

② 金旻旼、肖春飞:《上海集中营八百天:一个英国女孩的二战回忆》,见 [www.sh.xinhuanet.com](http://www.sh.xinhuanet.com) 2005-07-19 16:08:10。